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重构军旅小说的现实主义方法

长征副刊「文学新干线」栏目部分小说品读

高静

“文学新干线”栏目是《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为青年文学爱好者开辟的一块精彩小说天地。自去年至今,已发表20余篇作品,题材涉及雪域骑兵连(《使命的味道》)、森林消防队员(《向火而生》)、高原哨兵(《鸽哨声声》)、海岛军人(《战士石》)、军人爱情(《焰火星河》《格桑花》)等广阔的领域。青年作者们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如《“巅峰”对决》《夜袭》使用干净、硬朗的语言,其客观化的“横截面”写法带有浓郁的写实文风。《战士石》则巧妙地运用了科幻元素,艺术化地表达了一代又一代忠诚卫士用生命守护边疆的崇高情怀。

翻检这些来自部队基层的作品,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即自觉且有意识地构建小说文体的青年作者还是少数。他们的身份要么是战士、带兵的排长、要么是助理员、干事、基层报员,离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更近的文体可能还是新闻报道,因而他们容易将在实践中形成的非文学化的固有写作模式带入小说文体的写作之中。除此以外,通讯还会使用简洁明快的人物对话,快速勾画主人公性格特征中的一个侧面,突出人物的精神性成长。然而,就文学的角度而言,通讯报道并不能轻易转换为小说。如果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作品就容易出现故事情节的模式化与叙事手法的单一化问题。

以《跑道边的对话》为例,小说设置了老班长陈日升与新兵李亚这一组对比性人物。老班长兢兢业业,从飞机声音上就能判断出飞机型号,认为看似平常的飞行安全保障工作意义重大。新兵却对此产生抵触,认为只有威风凛凛的国旗护卫队或者到前线打仗才能体现军人价值,双方出现精神性对立。最后,是老班长显露的专业素养及对新兵的耐心疏导,让新兵逐渐突破了精神困境,进而,新兵的转变又反向促进了老班长的精神成长。试着结尾处,“李亚这么一表态,陈日升感觉也受到了触动。他在心底里暗暗打定主意,趁年轻再干上几年,努力拼一把,让自己不留遗憾。”“日暮西沉,两人并肩走在西跑道边,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小说设置的“回忆”环节有利于心理描写的抒情化,从而拉近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并通过人物之间坦诚、质朴的对话及结尾处的直接点题,给读者留下启示和脉脉温情。

可以说,在人物通讯中常用的正反人物对峙与精神困境解除的两步模式基础上,小说通过添加开头的点题(小说第一段)与接下来的补充交代(叙述者直接叙述与人物的回忆烘托主题),及最后的主题升华(小说最后一段)三步,来实现人物通讯的小说化。“五步法”的写作模式在这些小说中并非个案,或采用五步中的关键两步,或是对其做简单置换。如《挑战》《陆卫国的不眠之夜》《面试》《风铃响叮当》等。《风中的战马》《琴声里的岁月静好》也只是把精神性困境置换为悬念,结尾处依然需要受到精神触动来升华与强化主题。其他书写军旅爱情的《焰火星河》《格桑花》,都是采用这样的叙事模式,整体性地使用明喻,人物、故事与环境描写皆服务于浪漫化的抒情文风。

青年作者们为了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历时性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感动或成长,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世界的一个正向侧面,往往乐于选择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进一步说,他们是通过“五步法”的故事结构加浪漫主义的抒情叙事来完成向小说文体的靠拢和转化的。

二

本来,浪漫主义艺术风格通常携带较强的情感力量,有利于军旅文学的英雄主义美学表达。然而,模式化的浪漫主义文风容易让读者麻木,浅露的抒情破坏了原本肃穆的美学品格。这不但不能达到青年作者们要突出当代革命军人英雄形象的创新初衷,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如何突破模式化写作的限制,是青年作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而《战士石》或许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参考。

《战士石》以叙述者“我”登上海岛,在石头缝里发现一本记录着“奇异”故事的“防水日记本”开始铺展故事,进而,叙述自然地过渡为日记内容。原来,日记记录了前一位守岛战士“我”的海岛生活和心理变化历程。先是描写海岛大小、布局,“我”的一日起居行动,“我”对一日生活的期待和心理疑问,进而,“我”因为孤独而逐渐产生了心理幻觉。“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幻觉回到现实,但孤独如此强大,“我”的意识在现实与幻觉之间拉锯。这时,小说创造性地引入科幻情节,“我”发现三块矗立的

小说并没有继续沿着之前孤独产生的幻觉重复性地写下去,而是将不断强大的孤独形象化为同样变成礁石的敌人。“我”看似被敌人的“高能降速石化射线”射中,无法抵挡住孤独,但敌人要想射中同样也需要降速、石化。因此,“我”其实并不是简单地向孤独缴械投降,“我”的再一次石化恰恰表明“我”正在用生命来战胜孤独,它代表着新一代又一代守岛战士的忠诚,承载了军人用生命守卫祖国疆土的深厚感情。因而,这篇小说被《小说选刊》2020年第7期选载并不让人意外。

由此可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抒情浪漫主义是否还行之有效,而在于怎么样的抒情浪漫主义才是行之有效的。《战士石》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小说整体的抒情浪漫风格是建立在艺术的独创性与情感的真实性这一写作基础之上的,即环境描绘与人物情感变化必须合情合理地展现。

三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上述文体意识的模糊导致的浪漫主义叙事的模式化倾向还只是问题的表象,当代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创作所面临的叙事困境,可能才是问题的本质。20余篇作品虽然不多,但其中大部分作者对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和美学原则的疏离,或许预示着军旅小说创作的某种危机。有的作品徒有一个空洞的意象,却无法提供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一种具体可感的现实环境。除了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抒情之外,描写现实、刻画人物的现实主义文学方法还是军旅小说创作的圭臬。

笔者在这里并非苛责青年军旅小说作者,而是想借此现象与症候提出更为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强军的背景下,如何获得一双透视军旅生活的慧眼,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体察与思考当代军人的情感形态、价值追寻与性格命运,这不仅对于青年作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那些成名的小说家来说也同样不容易。

但尽管如此,具有小说抱负的青年作者们还是要努力克服创作上的惯性和瓶颈。笔者的看法是,青年作者不妨仍回到恩格斯现实主义的理论原点,即“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概括来说,“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三要素。“细节的真实”是对外部现实局部的、客观的描绘,通过局部的、细节的真实描绘,构筑起浓缩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并从中诞生出蕴含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军旅小说作者们要以此为出发点,努力在观念认识上跟上发展变化的外部现实,要不遗余力地观察、透视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与强军兴军伟大进程这的“我”“我”随身携带了笔记本,在身体彻底石化以前,将真相记录下来。至此,叙述权再次从日记主人公“我”转给正在读日记的“我”。“我”被日记中战友们的精神所打动,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此时,一束红光也正向读日记的“我”射来,小说结束。

这篇小说富有浓郁的抒情气质,读者自然而然地被故事打动。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形式、故事与情感的高度统一。首先,如此短小的篇幅之内,小说还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形式,这至少达到两方面效果。一方面,作为继任的守岛战士无意中读到前边守岛战友的日记,增加故事的真实感;另一方面,两个层次的叙述者“我”合而为一,都成为了永远守卫海岛的石头,这就与日记中的故事形成闭环,意味绵长。其次,“日记”体先天的私人性格特征决定了它既可以记事,也可以幻想、抒情,这在叙述上给了小说足够的自由和弹性。而《战士石》的可贵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化地描写抒情,而是一步一步铺垫“我”的日常生活起居与海岛形貌,包括拟人化的描写,这些都为“我”的孤独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幻觉和心理变化做好了准备。最后也是最具有艺术独创性的是科幻情节的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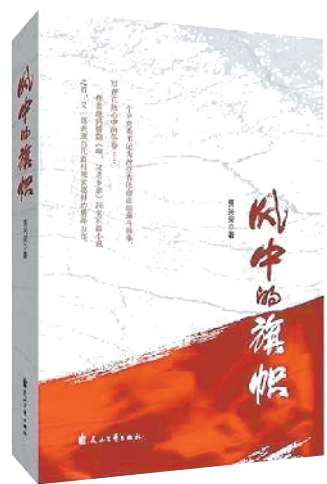


文学要为时代发声

——关于长篇小说《风中的旗帜》的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贾兴安:我是在乡下长大,深知有一个好的乡镇党委书记,实实在在干事,绝对是能造福一方的。在我的长篇小说新作《风中的旗帜》(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中,王金亮这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形象,可以说在我心中酝酿了多年,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也寄托了我的理想和情怀。有人看了小说后问我,这源自你挂职副县长时在乡镇里发现的人物原型吧?我笑笑说,也是,也不是。小说毕竟是虚构的。用高尔基的话说,所谓典型形象,“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形象写出一百个人的特点”。生活经历不仅仅是写作的素材,更应该成为小说写作中激发想象、产生联想的依据。因此,主人公王金亮“事迹”,并非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我试图将我曾经在乡镇体验生活所获得的材料和灵感,经过一番挑选、筛选和提炼加工,以这样的表现形式和载体重新表达。《风中的旗帜》是我一个“圆梦”之作,借此向那些优秀的基层乡镇干部们致敬,并替生活在农村的父老乡亲们,说说他们的企盼和酸甜苦辣。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成为作家后,也时时关注三农问题。尤其是现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等,都是农村和农民身边的“热词”和农村工作的“进行时”。再好的政策,也要看具体执行的效果,乡镇干部正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足见责任之重大。

农村的生活是波澜壮阔的,为文学创作提供着生动而丰富的素材。进入新时代,我们有了更多的追求、梦想以及期待、实践、探索和思考,文学也便有了更为急切和热烈的表达诉求,而作家必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必须与时代携手同行。我在《风中的旗帜》里想要说的,就是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乡党委书记王金亮率领乡镇干部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好日子,所滋生出的那些“有可能”或者是“不可能”的种种故事。虽然面临挑战,但人们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前行着,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洋溢在农村基层百姓身上的温暖和活力。为此,在这部小说里,我还特意设计了三个年轻人,即刚参加工作就来乡下扶贫的农民陈博、大学毕业考上“村官儿”的田旭辉、在外打工返乡创业的米雅丽。他们的奋斗故事,是我对乡村振兴的另一种希望和企盼,他们是中国乡村的未来。

农村的未来在哪里?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子?乡镇领导干部有怎样的担当和作为才算“好样的”?新时代的农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还在观察和思考,希望未来给出理想的结果和答案。如果读完这部小说,读者的想象能够继续,并从中有所发现,有一点点值得思考的价值,让这部纯属虚构的小说看起来更像真实的故事,则是我最大的欣慰。这样,真就实现了我那个时候就有的梦想:期待农村有很多类似于王金亮这样“好的”乡镇党委书记;企盼农民个个过上好日子;希望“风中的旗帜”在乡村大地上欢快而昂扬,在风霜雨雪中猎猎作响……

张采鑫:《风中的旗帜》是一部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讲述一个基层乡党委书记为改变农民现状和命运而奋斗的故事。作品深度介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的诸多层面,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丰满鲜活,矛盾冲突引人入胜,叙事风格成熟晓畅;倾情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的交响曲,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战略植根于山区农村落地开花的生动画卷。主人公王金亮站在时代潮头,率领农村基层“一班人”,心系父老乡亲,锐意拼搏进取,敢担当、敢斗争,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写在百姓心中”的答卷。可谓一部立体化、全景式反映当下农村现实生活、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作品。

将中国当前新农村的伟大变革与实践,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的“乡村振兴”大潮涌动下沸腾的生活景象,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进行观察、思考和书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作家的使命与责任。近些年来,以“三农”为题材、

特别是以基层乡镇干部为主人公,接地气、有分量、有质感、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还不够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部分作家待在书斋,迈不开步沉不下去,对农村真实的现实生活生疏了淡漠了,即使“下去”,也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即使表面“熟悉”,也未能透过现象深切思考和把握时代生活的本质规律,在创作中处理好“真实”与“提高”的关系,实现艺术性的升华。贾兴安现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在县里挂职任副县长5年之久,对农村和农民都比较熟悉。他先后创作出版许多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屡获奖励,其中就有长篇小说《啊,父老乡亲》,根据其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播出后获得广泛好评。“写自己熟悉的”“写自己感动的”“写别人没有的”是他义无反顾的坚持与价值判断,《风中的旗帜》在题材选择、主题定位以及审美取向等方面延续了这一创作追求。正是作者长期深入乡镇体验生活,汲取丰富素材和思想营养,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能够描绘出当今农村蓬勃发展和广大乡村干部默默奉献而结出的丰硕成果,才能成功挖掘和塑造出王金亮这一文学“新人”的艺术形象。

这部弥漫着现实主义泥土芬芳的作品,以洗尽铅华的笔力和反复锤炼的艺术功力,姿态向下、视点低沉,力图艺术而真实地描写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作品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乡镇普通基层干部的奋斗故事,但也辐射出诸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有棱有角、个性鲜明的基层干部群像;用平凡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用平实而坚毅的实践,在山川大地间打磨着锦绣文章,创造着五彩斑斓、缤纷绚烂的生活图景。因此,在故事结构上,作者模拟纵横的山脉和河流、块状的村庄和田野,以治贫反腐、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双线切入,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干部们的日常工作”,以及多起“事件处置”、建设“田园综合体”四个故事板块中交互递进,以“事件群”建立起纷繁复杂又错落有致的情节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作品。

将中国当前新农村的伟大变革与实践,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的“乡村振兴”大潮涌动下沸腾的生活景象,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进行观察、思考和书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作家的使命与责任。近些年来,以“三农”为题材、

因纯粹而感动

张采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偶然间,在《解放军文艺》2020年第6期读到了李宏的中篇小说《毛营长的不对称对决》,从中我读到了和平年代中国军人身上的血性与荣光,感受到军营生活的波澜壮阔、迷彩世界的斑斓多姿。小说细腻真实地呈现出边防军官兵的生活和训练状态,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说中伏狼山的训练场象征着人生的低谷,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可以是主观生成的思想。连长毛春元是伏狼山最有争议的人。喜欢他的人说他聪明,能办事,做事做得漂亮,不喜欢他的人说他傲慢却也自卑,过于看重自己而忽视身边的一切;与恃才傲物的毛春元相比,营长汤怀形象堪称完美,虽然资质普通,但脚踏实地、胸怀宽广;卫生所医生薛冬苓是在军队红娘牵线下、毛春元才敢靠近的心仪女孩。上海的大家闺秀在条件艰苦的伏狼山训练场上巾帼不让须眉,并且在感情上异常执着勇敢。在别人放弃的时候她不放弃,在别人退缩的时候她不退缩,在别人停止的时候她不停止;司令员赵仇林目光如炬,神秘冷酷,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散发出莫名的魅力,这是一个善于打磨锤炼的人。他能洞察每个人最珍贵的品质,发现优点和缺点,并且能够适时地点醒他们。这种基于生活流态的群像式人物塑造,显露出作家对生活本质和生命本真的洞察。

小说所构造的高原训练基地具有某



长征

第4934期

源头(中国画)

林凡作